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5.025

论音译汉字的选择及其修辞功能^①

刘丽华¹, 刘祥清²

(1. 邵阳学院 外语系, 湖南 邵阳 422000; 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音译不仅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而且可以是语言修辞中常用、有效的手段。由于汉字同音字占优势,音译过程中汉字选择具有灵活性。音译词有赏心悦目、诙谐幽默、时尚洋气等修辞功能。纯音译词和谐音译词各具不同的修辞功能和修辞效果。

关键词:音译;音译词;汉字选择;修辞功能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5-0140-05

Choi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ransliteration and the Rhetorical Functions of Chinese Transliterated Words

LIU Li-hua¹ & LIU Xiang-qing²

(1.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Shaoyang University, Shaoyang 42200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ransliteration is an often-used and effective rhetorical device as well as a method of pronunciation-based translation. Choi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free thanks to the dominance of homonym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fter a detailed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the rhetorical functions which are shared by all transliterated words, or specific of pure transliterated words or homophonic transliterated words, it is reached that different choi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foreign language-Chinese transliteration leads to different rhetorical functions of being pleasant to the eyes, humorous and fashionable.

Key words: Transliteration; Transliterated Words; Choice of Chinese Characters; Rhetorical function

1 音译及其分类

音译(Transliteration),顾名思义,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是通过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借用词语的方法,是“平常一个语言甲借语言乙里的一个词就是取乙的某词改用甲的音系里的可能的音当一个新词来用”^{[1]127}。

J. C. 卡特福德提出过音译三步骤说^{[2]58}。由于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别,外汉音译区别于其它语言之间的音译,有其本身的特点。其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音译汉字的选择问题^[3]。

在外汉音译过程中,在汉语中选择某个汉字,与译出语的某个语音单位相对应,做到音相同或相似。这个汉字只是一个记音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当这个记音符号符合汉语词语构成规则成为一个音译词,或这个记音符号与另一个(些)记音符号依照汉语词语构成规则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音译词时,它被人为“赋予”了与译出语原词对应或相当的意义。这种只取其音、不取其义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纯音译法,

① 收稿日期:2014-12-06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3WLH52);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11YJA740054)

作者简介:刘丽华(1970-),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认知语用学及英汉对比研究。

其结果就是纯音译词。纯音译词是无理据词。如英语 whisky 音译成汉语“威士忌”,由“威”、“士”和“忌”三个字组成,但它们都只记音,不表意义;它们合在一起,才表示与 whisky 相当的意义。

如果外汉音译过程中,汉字的选择,既取其音,又取其义,我们称之为谐音译法,其结果就是谐音译词。谐音译词选字时因音义并取而成为有理据词。如 Coco-Cola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上海就有生产,当初译成“蝌蚪嚼醋”。译成这样一个倒胃口的名字,其销量不佳可想而知。后请蒋彝译为“可口可乐”。这四个字,不仅取其音以对应原文,又取本义,说明这种饮料口感特点,而且双声叠韵、朗朗上口,成为商标翻译的典范。

2 音译汉字的选择对修辞效果的影响

现有音译研究存在不足^[4]。音译词的修辞研究,特别是音译字的选择与音译词修辞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的不足尤为突出。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修辞学教材和著作辟专门章节进行研究;主要的外来词词典对音译词虽有收录和解释,但其语源、语义,特别是其修辞形式和功能方面的介绍、说明、阐释明显不足。关于音译词修辞方面的学术文章见刊者不多,主要有陈舒眉(1991)^[5]、潘勃(1999)^[6]、尹建新(1999)^[7]、周日安、向玉兰(2002)^[8]、潘国英(2004)^[9]、鲍文(2007)^[10]、徐义云(2007)^[11]、杨全红(2009)^[12]192-207、吴礼权、谢元春(2013)^[13]等。

实际上,音译过程中,汉字的选择对音译词的修辞效果会产生直接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语中同音字占优势。这些同音汉字字形不同,字义各异,褒贬有别。音译过程中,正是这些汉字的字形、字义和字/词的褒贬色彩在译者手中把玩,或妙手天成,或巧夺天工,表现出不同的修辞现象,呈现不同的修辞效果。

人名翻译中,“Hugo 之为‘器俄’抑或‘雨果’,一鄙俗,一风雅,截然不同;Yeats 之为‘夏芝’抑或‘叶慈’,一年轻,一年迈,形象殊异。”T. S. Eliot 一般译作“艾略特”,中性之译;译为“欧立德”,褒奖明显;钱钟书老先生曾恶作剧般译为“爱利恶德”和“爱利恶脱”,贬责凸显。

地名翻译中,Pittsburgh 之为“匹兹堡”抑或“痞子堡”,Maryland 之为“马里兰”抑或“马驴栏”,Washington 之为“华盛顿”抑或“花生屯”,Oregon 之为“俄勒冈”抑或“饿狼岗”,La Jolla 之为“拉荷亚”抑或“老虎崖”,自是不同。徐志摩将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意大利语 Firenze)译为“翡冷翠”,足见他对这座城市的喜爱。胡适将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Ithaca 译为“绮色佳”,与“翡冷翠”有异曲同工之妙。冰心在美国游学时将 Lake Waban 译为“慰冰湖”,与威斯康辛大学所在地 Madison 译成“陌地生”一样,他乡游子的苍凉情怀,可触可感。

品名翻译中,Mercedes Benz 中的 Benz 若音译为“笨茨”,有音无义,“感情零度”;台湾译为“朋驰”,联想意义似嫌不足;香港译为“平治”,能使人联想到《大学》中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受推崇;大陆译为“奔驰”,音义俱佳,且汉字的字面意义巧妙地与商品特点相吻合,虽是“意义别解”,但汽车奔驰之状跃然欲出。Simmons 音译成“西蒙斯”或“雪门斯”,有音无义,译名平平;译为“席梦思”,有音有义,能使人产生烂漫联想,遂成佳译;若译为“席梦湿”,有音有义,但联想意义不佳,或不可用。

美国的 NASDAQ 是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 System(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的缩写,一般音译为“那斯达克”,曾因不公正对待中国上市公司而被蔑称为“那斯搭客”。一个“厮”字改变了感情色彩。

3 音译词共有的修辞功能

3.1 悦目悦耳,自然天成

音译词形成中,选择字形上悦目、音韵上悦耳的汉字,音韵修辞效果明显。如 tittup(英语 tap dance)音译成踢踏舞,音译自英语的 breaking dance 的霹雳舞,音译自法语 Ballet 的芭蕾舞,音译自英语的 Rolls - Royce 的劳斯莱斯(原译为罗尔斯—罗伊斯),音译自英语 coffee 的咖啡。这些加下划线的字有着相同的偏旁,字形整齐,或双声,或叠韵,悦目悦耳。英语的 Coca - cola 音译成可口可乐,英语的

Clean & Clear 音译成可伶可俐,其汉字或重复,或选择相同偏旁,模仿原文发音,模拟其头韵效果,再现其节奏特征,有悦耳之感,有悦目之美。诸如此类的音译词还有:柠檬(lemonade)、冰淇淋(ice cream)、呼啦圈(hula hoop)、吗啡(morphia)、恰恰舞(cha-cha)等。

3.2 “故弄玄虚”,诙谐幽默

有些外语词翻译进入汉语后,已有较为固定的意译词,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用其音译形式,“故弄玄虚”,刻意为之,所选汉字的字面意义与原词所指称的概念内容上产生巨大的反差,或产生某种联系,使人思而得之,哑然失笑,幽默诙谐的语言效果跃然纸上,如 doctor(医生,多看透),commission(佣金,孔密兄),Espranto(世界语,爱斯不难读),gentleman(绅士,尖头鳗),husband(丈夫,黑漆板凳),ladies(女士们,累得死),mister(先生,密斯偷),university(大学,由你玩四年),shopping(购物,血拼),sentimental(伤感,酸的馒头),等等^[14]。

这样使用的音译词也能起到讽刺挖苦的作用。鲁迅在 20 年代的小说《肥皂》中将 Old fool(老傻瓜)音译成“恶毒妇”来讽刺四铭买肥皂时的出乖露丑。鲁迅曾将 fair play(公平竞争)音译为“费厄泼赖”,巧妙地讽刺挖苦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公平竞争之不可能。台湾作家柏杨的杂文幽默辛辣,妙趣横生。他在《认真检讨自己》一文中下面一段话:“只有华航,对洋大人是一副嘴脸,对中国人又是一副嘴脸,以致逼得有些中国人,不得不假装不会说中国话,硬说英文。而英文也真灵光,挨屁洗一出,笑脸立现,屡试不爽,其效如神。”柏杨将 ABC(借代指英文)音译成“挨屁洗”,与“笑脸立现”连在一起,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一听洋话就奴颜婢膝的洋奴嘴脸。

3.3 保持神秘,追求洋气

音译词有时被认为能保持源语的神秘色彩,求得某种特殊效果,或异国情调,或所谓的洋气。这是语言崇拜现象引起的。所谓语言崇拜,就是“认为语言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可以产生人所无法造成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超自然的力量,对人的灵魂甚至肉体产生特别的作用,而又能产生明显的感应——当然不是对一切人,而是只能对少数人,对其坚信不疑的人”。实际上“任何一种语言对于本族语使用者来说,甚至对于谙熟该语言的外国人而言,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一般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于他人”^{[15]58}。翻译中的这种现象古今有之。佛经翻译时期,玄奘的“五不翻”就有秘密不翻和生善不翻两种。这种音译,目的就在于设法保持佛经典雅庄重的体式和至高无上的地位,求得某种特殊效果^[16]。李经发创作的现代诗歌中经常出现法语词语;E·庞德(Ezra Pound)在翻译中国诗歌时常常采用音译方法,甚至直接使用汉字,应该都是处于这种考虑。

追求时髦与洋气是年轻人的时尚。他们“打的”(taxi)、“泊车”(park)、“泡吧”(bar)、“扮酷”(cool),参加“脱口秀”(talk show),之后说“拜拜”(bye-bye),临别还要“伊妹儿”(e-mail)联系。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洋气的语言与另类的追求相互为用的奇妙语言效果。

4 纯音译词特有的修辞功能

4.1 权宜暂用,救急解难

中国翻译史上有四次翻译高潮,都是中外语言大交流、文化大碰撞的时期。由于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内涵词大量存在,给翻译带来很大难度。这种翻译之难“折磨”译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意译,但常常思而不得,只好求援于音译。在佛经翻译时期,因为其宗教性质,也由于其佛经诵习传统,音译之例先开。玄奘提五不翻,即五种情况下“皆掩而不翻”,即用音译。这时的音译实际上是无可奈何之举。从第二次翻译高潮起,由于各种科学词语潮水般涌入,要在原有的有限汉语词汇中找到大致对应的,虽经“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之苦,但仍不可得,而交流不能停止,所以办法之一就是借助音译。这时的音译实际上大多是借用汉字来注音。如拉丁语 mathematica(英语音译形式为 mathematics)音译成了“玛得玛第加”,英语 president 音译成了“伯里玺天德”,英语 acre 音译成了“爱克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原词概念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就想着法儿、变着招儿,依着汉语的语言特征和中华传统文化对这些注音词进行汉化,于是“玛得玛第加”、“伯里玺天德”、“爱克儿”分别变成了“数学”、“总统”和“英

亩”。这样,音译词让位给了意译词。许多纯音译词是权宜之计,好像一场接力赛中跑了第一棒,交棒之后隐身而去,退出了汉语的交际舞台。历史来看,它们却能作临时之用,能救意译之暂时之不能,能使交流得以继续^[16]。

也有一些词的音译形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约定俗成。当初的权宜之计就这样一直“权宜”下来了,如 humor(幽默,林语堂创译)、coffee(咖啡)、Utopia(乌托邦)、shampoo(香波)、shock(休克)、gene(基因)、radar(雷达)等等。

还有一些词通过翻译进入汉语时,先出现的是意译词,但因不能准确或全面表达原词的意义,又被音译词所取代。Logic 一词就有一个从意译到音译的过程^[17]。

4.2 简捷明了,经济实用

语言经济原则,又称省力原则(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是指以最小的认知代价换取最大的交际收益。言语简洁,省力省时,便于交际,顺应需求,历来被视为智慧的灵魂,备受推崇。一些外语词,用其缩写,符合语言经济原则。若能纯音译成汉语,亦能实现同等语言效果再现。如法语 Front Uni National Pour Un Cambodge Independent, Neutre, Pacifique, et Cooperatif,初意译为“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现多用其缩写形式 FUNCINPEC Party,音译为“奉辛比克党”,言语简洁,经济实用,便于称说,方便记忆。若原外语词为术语,采取纯音译方法,则简捷明了,体现汉语术语特征要求,亦符合汉语术语双音化趋势。如英语 Clone 先译为“无性系羊”或“无性系繁殖羊”,后音译加注为“克隆羊”,现音译为“克隆”。英语 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进入汉语时先后意译成“光量子振荡放大器,光量子放大器,光频量子振荡器,光受激发射器,光激射器,光的受激放大,受激光发射,光受激发射,激射光”,后经钱学森教授建议,定名为“激光”。“克隆”、“激光”,双音简洁,更合术语特征。

5 谐音译词特有的修辞功能

5.1 汉化易容,“望文生义”

音译词属外来词范畴,用汉字译写,其“舶来”形象和外来色彩虽或隐或现,但终究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因而有别于汉语本来词汇。因此,当“外国语词借到中国后,中国文人想把它们汉化,于是就着原来的译音再应用传统的‘飞鸟安禽、水族著鱼’的办法把它们写成谐音字”^{[18]49},以满足汉语使用者汉字认知上的集体无意识,即追求字词认知上的因形见义、以形显义、依形索义。其汉化的面目、其“望文生义”的字面特征,或能暂时隐藏其舶来形象,减少或消除认知上的陌生感^[19]。于是,梵语“mallikā”音译成了“茉莉”,芬兰语 sauna 音译成了“桑拿”,马来语或印尼语“pinang”音译成了“槟榔”。梵语“Māra”开始音译为“磨”,后来南朝梁武帝改“石”为“鬼”,“磨”便成了“魔”。汉语中很多表示化学元素的词都是新造的。造字方法就是在音同或音似的汉字前加标示类义的偏旁。带“金”的偏旁标示金属元素和一些放射性元素,如铈、镭;带“气”的偏旁标示同位素和气体元素,如氦、氩;带“石”偏旁的则多标示非金属元素,如硼、硅;带“月”偏旁的多为化合物,如胺、胍。

5.2 求雅避俗,迎合传统

谐音译词的音译用字往往要汉化,以迎合中国文化传统、民族审美需求和求吉、求雅心理^[20],拉近文化心理距离。如音译商标时,在汉字的选字上,尽量选用高雅、吉祥字眼,迎合我们求雅避俗的文化心理和避害求吉的审美心理^[21]。因而,“耐克”(Nike)、“金利来”(Goldlion)等口彩型商标音译就成为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外国人名音译中,字的选择,特别是第一个字的选择,选用姓氏字和习用字,使之初看起来如同中国人名一样,以求得与汉民族的姓氏文化视觉层面的类同^[3]。

6 结语

由于汉语语言的特殊性,外汉音译与其它语言之间的音译呈现出极大差异。汉语中汉字同音字占

优势,音译过程中汉字选择具有灵活性。这种灵活性虽然给音译词规范带来麻烦,但给音译词的修辞带来便利。文章概括和分析音译词、纯音译词和谐音译词中音译汉字的修辞功能后认为,选择不同的音译汉字会有不同的修辞功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修辞效果。这样,音译就不仅仅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而且成为了语言修辞的一种常用的、有效的手段。因此,音译字选择和音译词的修辞功能研究,与翻译、语言规范和语言修辞学都密切相关,而现有研究明显不足,期待拙文能引行家之思考,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参考文献:

- [1] 赵元任.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C]//吴宗济,赵新那.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2]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3] 刘祥清. 论音译字的选择[J]. 中国科技翻译,2014,27(2):35-38.
- [4] 刘祥清. 音译的历史、现状及其评价[J]. 中国科技翻译,2008,21(2):38-41,32.
- [5] 陈舒眉. 谐译——一种植根与汉字的修辞方法[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3):92-96.
- [6] 潘勃. 译名由音转意的修辞现象[J]. 修辞学习,1999(1):42.
- [7] 尹建新. 试论汉语外来词的修辞艺术[J]. 阅读与写作,1999(1):31-32.
- [8] 周日安,向玉兰. 音译外来词的临时汉化[J]. 学语文,2002(1):45.
- [9] 潘国英. 外来词引起的汉语词语的修辞分化[J]. 修辞学习,2004(2):74-75.
- [10] 鲍文. 外来词音译增值现象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4):54-56.
- [11] 徐义云. 英语外来词的修辞功能[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7(6):89-91.
- [12] 杨全红. 高级翻译十二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13] 吴礼权,谢元春.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海峡两岸的存续现状探析——以海峡两岸对西方人名翻译的修辞行为为例[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3):14-21.
- [14] 刘祥清. 论音译形式及其丰富与发展[J]. 湖南社会科学,2014(6):242-245.
- [15] 王宏印.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16] 谭善明. 修辞与解构的游戏——耶鲁学派文本理论研究[J]. 中国文学研究,2014(1):22-26.
- [17] 刘祥清. 音译与可译性限度的消解[J]. 中国科技翻译,2010,23(2):38-41,60.
- [18]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 [19] 李小军. 语法化演变中音变对义变的影响[J]. 汉语学报,2014(2):53-54.
- [20] 辛红娟,宋子燕. 汉语外来词音译回潮之文化剖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6):220-224.
- [21] 冷惠玲. 论译者风格批评[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62-66.

(责任校对 王小飞)